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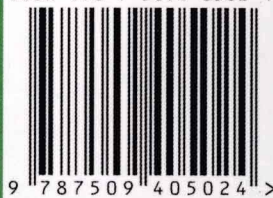


为乐趣而读书

悦读季系列·名家经典

上架建议 青少年读物

ISBN 978-7-5094-0502-4



定价：21.8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乐趣而读书 / 林丹环主编.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11. 1

(悦读季系列. 名家经典)

ISBN 978-7-5094-0502-4

I. ①为… II. ①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3085 号

悦读季系列. 名家经典

为乐趣而读书

主 编 林丹环

出版策划 北京楚天悦文化

策划编辑 金永吉

责任编辑 傅晓莉 张兴华

出版发行 蓝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14 号

邮 编 100843

电 话 66987132(编辑) 66983715(发行)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80 元

目 录



085	《诗与政治》	[意大利]夸齐莫多
090	《文学与科学》	[苏联]米·伊林
094	《散文的诗意》	[苏联]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
101	《书卷长留伴一生》	[法]安·莫洛亚
107	《为乐趣而读书》	[英]毛 姆
112	《我为什么喜欢读书》	[埃及]阿巴斯·阿卡德
116	《论读书》	[英] 佛兰西斯·培根
120	《与书为友》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
124	《论读书》	[英]威斯坦·休·奥登
129	《书海猎趣》	[英]爱德华·纽顿
136	《知识尘埃》	[秘鲁]胡利奥·拉蒙·里贝罗
144	《读书的乐趣》	[英]约翰·卢保克
148	《书迷鬼》	[德]伊·卡内蒂
152	《斯芬克司的谜底》	[希腊]塞菲里斯
156	《谈阅读》	[日]小泉八云
164	《论读书》	[德]叔本华
172	《论书籍与阅读》	[英]约翰·罗斯金
177	《两种读书法》	[英]约翰·罗斯金

我与红楼有夙缘

周汝昌

我与《红楼》的夙缘，始于家庭母教与手足之情，但更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极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我家与姥姥家都是“海下”养船的人家，母亲姓李，纯粹旧时家庭妇女，没有名字。母亲为独生女，当时她还没有赶上有“女学校”的时代，自幼深慕读书的堂兄弟们，偷听他们念书的声音，能仿效当时学生朗诵唐诗圣杜甫的五言律诗的声调——北方特色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她因此发奋自学，竟能阅读一般的小说、唱本，也能学戏台上的唱腔。一句话，她是个酷爱文学艺术的村女。

重要的是，她有一部《红楼梦》。

奇怪的是，她的这部书（还叫《石头记》的版本）竟是日本版！

我第一次看《红楼》，就是看母亲的《石头记》。

这书是她的堂兄（我的大舅）在她出阁之后前来看她时，给她带来的礼物。绿色布面精装上下两册，带批语，绣像。

我那时太小，看不懂，就丢下了。

母亲却津津乐道，常提《红楼梦》的名字，讲给我听。我家曾有一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那时家里的姑娘媳妇们，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极了！我们一群，一齐来到园子里，那真像《红楼梦》里的那么好，那么热闹……”

我听得很神往——可又似懂非懂。

但是，这种追述，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熏陶。从此种下了很深的“缘”源种子。

我长大了，家境比母亲追述盛时的那年代更败落了，园子也被族中败家子弟拆毁卖了“材料”。

我上大学了……沦陷了……重返学校了……我在校学西语，志向是精通外语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文学名著——我在南开高中时，英文成绩就过得去了，英译冰心女士的小说……暗自立下一个志愿：准备英译《红楼梦》。我和黄裳是同屋同窗，每晚墙子河边散步，二人热烈讨论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红楼梦》。

经历沧桑，重返燕京大学，我已年龄“老大”，心情十分抑郁，落落寡欢。这时，四哥祜昌在家乡读三哥泽昌的旧书，因

三哥少年时是个小说迷，当然也就有《红楼梦》等等有关的“闲书”。四哥因而重看起《红楼》来了，对作者曹雪芹之为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与求知欲，就写信给我，希望我对他（雪芹）作一番考察。

这一封信不打紧，却一下子引发了我这个早先读不懂芹书的人的极大兴致，一头扎进了“红学”的无边乾坤世界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与四哥两个人在四十几年中，无有一时一刻不在为考芹研《红》而努力。什么困难险阻、挫折中伤，都没能使我们二人改变初衷，失去信念。

我与《红楼》的夙缘，始于家庭母教与手足之情，但更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极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再说我的母校燕京大学，没有那样的学术环境我是无法做“红学”功夫的，特别是那座了不起的图书馆，凡是我想用的书，那儿几乎一索即得，那藏书太富了！可是，只没有《红楼梦》的好版本。后来，经过我的提议与张伯驹先生的努力，使得珍贵的《庚辰本》成为了馆中珍笈——彼时的情况，那种古钞本无一人重视，任其流落湮埋，如不得入此名馆宝库，其命运真是不堪设想，难以揣量了。

《庚辰本》我得见的先是一部珍秘的照相本，已在我得见《甲戌本》之后。《甲戌本》是胡适先生的珍藏，世间首次复现的乾隆精钞朱批、未经高鹗等篡改的《石头记》原本，中华无价之宝。我与胡先生素昧平生，斗胆借阅，他竟立即托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捎给了我，报纸包着，上以浓朱笔写我的姓名和“燕京

大学四楼”。那年暑假，我与四哥拿定主意，为保护纸已黄脆的原本，全力经营，抄出了一部副本。

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之前，情势不可预卜之际，我想把这珍本交还物主，因为人家胡先生自从借与我，从未催询过一字。这种对一个陌生的学生的信任，世上少有，我不能做不道德的“攘为己有”的昧心之事，就专程送还。到了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出来的是他的长公子，将书收到手中，我不入门而告辞。事后很多年方知：那时胡先生正要坐南京派来的专机飞离北平，临走只携带两部书，而这部古钞《甲戌本》竟是其中之一！以后，台湾首先影印了它。

我与四哥为了大汇校，写定一部真本，聚集了一些历年搜得的比较难得的本子，也包括胡适惠借的大字《戚序本》。大约是“破四旧”时，四哥正在运用的那些本子全部“抄”走了，至今不知被谁“饱入私囊”。母亲的那部“启蒙”的《石头记》，因为存在我处，却得以幸存，但是总不忍翻阅了。

我与《红楼》有夙缘，真是三生之幸。

作者简介

周汝昌（1918—），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天津人，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曾用笔名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有3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中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心香一瓣

“红楼非梦”，是周汝昌先生的一句格言，也代表了他的人生观。

他说：“红楼很真实，梦幻乃假语也。人生亦真实，痕迹斑斑，扪之尚能触手，怎说梦幻？”他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地对《红楼梦》进行研究考证，正是为了告诉世人酸甜苦辣等万味杂陈的真实的人生百态。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读书持一种认真、钻研的态度，就是对人生持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赞美这样的“丑角”

毛志成

丑角毕竟是丑角，
按理不应当赞美。但在
一种情况下，你不妨先
赞美一下。在什么情况
下呢？答曰：在我们自
己并无像样的德才质量
的时候。

历史上远远近近的某些人物，曾被一代一代、一伙一伙的人，
嘲讽过，随即便成了很难平反的丑角。其实细究起来，真可怜、
真可笑的恰恰是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以学问家、聪明人自居的
时候。

在我稍稍清醒一点的时候，我便惊愕地发现，我们曾经嘲弄
过的那些“丑角”，在见识上和品格上竟然比我们高明得多，值
得赞美。

由于篇幅关系，先不必点名太多，我只提三位：一、当年曾

毛”丑得多，在品德上这一代也比前代差得远！今天呢，搞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如果我们只拜一神（即“物质之神”），此外便喝令诸神退位，使精神任其消亡，我看“一代不如一代”不仅是可能的，甚而是注定的，包括世界的物质景观本身。过去的天气没有今天这样热，过去的豆没有今天这样硬，并非都是赌气话。臭氧层破坏，天气必然更热；豆子里注进了太多的化肥、农药，硬度也可能加大。如果再联想到腐败现象加剧，黑恶势力猖獗，在程度和幅度上都有“今胜昔”意味，九斤老太面对眼下的世风说上几句“一代不如一代”，你能不承认她的诚实么？

阿Q的“精神胜利法”曾经是“有功”的。“文革”中成千上万的人被折磨、被侮辱、被冤枉，若是人人都搞“士可杀不可辱”或“舍生取义”的壮举，会有很多人活下来吗？在这种时候，搞一点阿Q主义，是保命的第一要道。不过，我崇拜阿Q还有另外的理由。阿Q自称“老子”，蔑视“假洋鬼子”，对任何“贵人”、“名人”都未服从过。至少比今天某些直接或变相哄喊“欢迎八国联军来中国”的人，在精神品位上还是要高一点。

丑角毕竟是丑角，按理不应当赞美。但在一种情况下，你不妨先赞美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呢？答曰：在我们自己并无像样的德才质量的时候。

作者简介

毛志成（1940—），杂文家。北京人。曾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73年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神秘的箱子》、《对门儿》、《大地的脉搏》、《归来的叛国者》等，杂文集《毛志成杂文精品选》、《上帝对人的最后谈话》，随笔集《昔日的灵魂》、《学会沉默》、《喋喋人世间》等。

心香一瓣

对待杞人、九斤老太、阿Q等文学作品中的丑角人物，我们早已形成了惯性的否定思维，很少会想到他们还有值得赞美之处。

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就会发现他们身上还是有一些闪光点：杞人，虽然有点自寻烦恼，但在另一方面却善于深思远虑；九斤老太，虽然思想有点僵化落后，却胜过一些夜郎自大的人；阿Q，更是带着一点乐观的人生态度。

世界是多元化的，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一些人，自己的德才还不如那些丑角，反而“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才是真正的笑柄。

所以，要练就一双识人慧眼，看人要全面。

哲学的魅力

周国平

哲学的魅力在于它所寻求的人生智慧的魅力，在于寻求者的个性的魅力。最后，如果一位哲学家有足够的语言技巧的话，还应该加上风格的魅力。

哲学是枯燥的吗？哲学是丑陋的吗？哲学是令人生厌的东西吗？——在我们的哲学课堂上，在许多哲学读物的读者心中，常常升起这样的疑问。

当然，终归有一些真正的哲学爱好者，他们惯于在哲学王国里信步漫游，流连忘返。在他们眼前，那一个个似乎抽象的体系如同精巧的宫殿一样矗立，他们悠然步入其中，与逝去的哲学家的幽灵款洽对话，心领神会，宛如挚友。

且不论空洞干瘪的冒版哲学，那些概念的木乃伊确实是丑的，令人生厌的。真正的哲学至少能给人以思维的乐趣。但是，哲学的魅力仅止于此吗？诗人在孕育作品时，会有一种内心的战栗，这战栗又通过他的作品传递到了读者心中，哲学家能够吗？

人们常常谈论艺术家的气质，很少想到做哲学家也需要一种特别的气质。人处在时间和空间交叉点上，作为瞬息和有限的存在物，却向往永恒和无限。人类最初的哲学兴趣起于寻找变中之不变，相对中之绝对，正是为了给人生一个总体说明，把人的瞬息存在与永恒结合起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这个话题可以说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追究人生的根底，这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形而上学冲动，而当这种冲动在某一个人身上异常强烈时，他便是一个有哲学家气质的人了。

哲学的本义不是“爱智慧”吗？那么，第一，请不要把智慧与知识混同起来，知识关乎事物，智慧却关乎人生。第二，请不要忘掉这个“爱”字，哲学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爱。一个好的哲学家并不向人提供人生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答案是没有的，毋宁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自己受着某些根本性问题的苦苦折磨，全身心投入其中，不倦地寻找着答案，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和探索他的问题。他也许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找到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的答案只属于他自己，而他的问题却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时代、民族乃至全人类。谁真正爱智慧，关心生命的意义超过关心生命本身，谁就不能无视或者回避他提出的问题，至于答案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寻求。知识可以传授，智慧无

法转让，然而，对智慧的爱却是能够被相同的爱激发起来的。我们读一位哲学家的书，也许会对书中聪明的议论会心一笑，但最能震撼我们心灵的却是作者对人生重大困境的洞察和直言不讳的揭示，以及他寻求解决途径的痛苦而又不折不挠的努力。哲学关乎人生的根本，岂能不动感情呢？哲学探讨人生的永恒问题，又怎么会没有永恒的魅力？一个人从哲学中仅仅看到若干范畴和教条，当然会觉得枯燥乏味，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他是枉学了哲学。只有那些带着泪和笑感受和思考着人生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哲学的魅力。

当然，这样的哲学也必定绽放着个性的光彩。有一种成见，似乎哲学与个性是不相容的，一种哲学把哲学家本人的个性除得愈彻底，愈是达到高度的抽象和普遍，就愈成其为哲学。我们读文学作品，常常可以由作品想见作家的音容笑貌、爱憎好恶，甚至窥见他隐秘的幸福和创伤。可是，读哲学著作时，我们面前往往出现一张灰色的概念之网，至于它由哪只蜘蛛织出，似乎并不重要。真的，有些哲学文章确实使我们永远断了与作者结识一番的念头，即使文章本身不无可取之处，但我们敢断定，作为一个人，其作者必定乏味透顶。有时候，这可能是误断，作者囿于成见，在文章里把自己的个性隐匿了。个性在哲学里似乎成了一种可羞的东西。诗人无保留地裸露自己心灵里的每一阵战栗，每一朵浪花，哲学家却隐瞒了促使他思考的动机和思考中的悲欢，只把结论拿给我们，连同事后追加的逻辑证明。谁相信人生问题的

答案能用逻辑推理求得呢？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亲身的经历，切身的感受，灵魂深处的暴风骤雨，危机和觉醒，直觉和顿悟。人生最高问题对于一切人相同，但每人探索的机缘和途径却千变万化，必定显出个性的差别。“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甚于重视真理本身。”莱辛的这句名言对于哲学家倒是一个启发。哲学不是一份真理的清单，而恰恰是寻求人生真理的过程本身，这个过程与寻求者的个人经历和性格密不可分。我们作为读者要向哲学家说同样的话：我们重视你的人生探索过程甚于重视你的结论，做一个诚实的哲学家吧，把这过程中的悲欢曲折都展现出来，借此我们与你才有心灵的沟通。我们目睹了你的真诚探索，即使我们并不在乎你的结论，你的哲学对于我们依然有吸引力。说到底，我们并不在乎你的结论及其证明，因为结论要靠我们自己去求得，至于证明，稍微懂得一点三段论的人谁不会呢？

哲学的魅力在于它所寻求的人生智慧的魅力，在于寻求者的个性的魅力。最后，如果一位哲学家有足够的语言技巧的话，还应该加上风格的魅力。叙述某些极为艰深的思想时的文字晦涩也许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也瞧不起用美文学的语言掩盖思想的贫乏，但是，独特的个性，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和思考，是应该闪射独特风格的光华的。我们倒还不太怕那些使头痛的哲学巨著，这至少说明它们引起了我们紧张思索。最令人厌烦的是那些千篇一律的所谓哲学文章，老是摆弄着同样陈旧的概念积木。风格的前提始终是感受和思想的独创性。真正的哲学家，即使晦涩

如康德、黑格尔，他们的著作中也常有清新质朴的警句跃入我们眼帘，令人铭记不忘。更有些哲学家，如蒙田、帕斯卡尔、爱默生、尼采，全然抛开体系，以隽永的格言表达出他们的哲思。法国哲学家们寓哲理于小说、剧本，德国浪漫派哲人们寓哲理于诗。既然神秘的人生有无数张变幻莫测的面孔，人生的探索者有各不相同的个性，那么，何妨让哲学作品也呈现丰富多彩的形式、百花齐放的风格呢？

也许有人会说：你所谈的只是人生哲学，还有其他的哲学呢？好吧，我们乐于把一切与人生根本问题无关的哲学打上括号，对它们作为哲学分离出去，从而证明哲学终究是对人生的形而上学沉思，但是，这里不是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

也许有人会问：要求是哲学具有你说的种种魅力，它岂不成了诗？哲学和诗还有什么区别？从源头上看，哲学和诗本是一体，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神话是原始人类对于人生意义的一幅形象的图解。后来，哲学和诗渐渐分开了，但是犹如孪生子一样，它们在精神气质上仍然酷似。诚然，有些诗人与哲学无缘，有些哲学家与诗无缘。然而，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没有诗的激情和灵性，一个哲学家只能是从事逻辑推理的思维机器。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驱逼，寻求着同一个谜的谜底。庄子、柏拉图、卢梭、尼采的哲学著作放射着经久不散的诗的光辉，在屈原、李白、苏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的诗篇里

回荡着千古不衰的哲学叹谓。

有时候，我们真是难以断定一位文化巨人的身份。可是，身份与天才何干，一颗渴望无限的心灵难道还要受狭隘分工的束缚？在西方文化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极富有诗人气质的大哲学家，也可以发现一些极富有哲学人气质的大诗人，他们的存在似乎显示了诗与哲学一体的源远流长的传统。